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戰後日本論：從沖繩看起

On Post-War Japan: A View from Okinawa

doi:10.6752/JCS.200806/SP\_(6).0007

文化研究, (6\_S),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_S), 2008

作者/Author：子安宣邦(Koyasu Nobukuni);沈啟鴻(Chi-Hung Shen);橫路啟子(Yokoji Keiko)

頁數/Page：78-8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07](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0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亞洲作為抵抗線的問題意識

《文化研究》第六期（增刊）（2008年夏季）：78-89

## 戰後日本論：從沖繩看起\*

On Post-War Japan: A View from Okinawa

子安宣邦

KOYASU Nobukuni

大阪大學名譽教授

沈啓鴻 翻譯

Chi-Hung Shen

輔仁大學日文系碩士

橫路啓子 校訂

YOKOJI Keiko

輔仁大學日文系講師

沖繩原本不屬於日本。在政治上曾與清朝及日本保持著對等關係的琉球，在1879年的4月4日變成了日本的沖繩縣。沖繩不僅在日本帝國的地理面，甚至在政治面也處於邊陲地帶。沖繩自1945年至今，一直都是美軍在東亞最重要的軍事據點。從沖繩這個視點來解讀戰後的日本，也帶有解讀現今「帝國」化世界的意涵吧。

### 一、沖繩的三大事件

對沖繩而言有三個歷史事件相當重要。分別是6月23日、4月28日、5月15日這三個日子所發生的事件。爲了從日本本土去畢業旅行

---

\* 本文發表於「『政治—美學—倫理』國際講座：子安宣邦」會議上，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主辦，2008年4月9日。

的學生所撰寫的《沖繩修學旅行》<sup>1</sup>這本導覽書裡寫著，去除掉以上三個事件之後，就無法敘述沖繩的現代史。

6月23日這個日子是「公認的沖繩戰爭結束之日」。爲什麼要特別用「被宣告結束」這個字眼呢？嚴格來說，1945年的6月23日，雖然因日本軍的牛島司令自殺，進而導致日本軍的組織崩壞，但那並不和沖繩戰結束劃上等號。在留下「此後要在直屬長官的指揮下戰到最後一兵一卒」這個命令之後，就不負責任地死去的司令，在他自殺後，對沖繩的人們而言，稱爲真正的地獄也不爲過的恐怖日子才正要開始。對於被捲進那場慘烈陸戰的人們來說，戰爭結束的日子是完全不同的——被戰爭捲入且被殺害的日子、被迫自殺的日子、成爲美軍俘虜的日子、知道戰爭已經結束的日子等，沖繩戰結束的日子依個人的情況而有所不同。無論如何，6月23日這一天被訂爲戰爭結束之日，也同時被定爲沖繩的「慰靈之日」。對日本本土的人民而言，終戰日一樣都是8月15日，但沖繩人們的終戰日卻有所不同。此種終戰日的時差有何意義呢？爲何沖繩人們的終戰日與日本本土的人民不同呢？

4月28日指的是1952年的4月28日。從日本本土的歷史記述來看，「1952年4月28日是和談條約生效，日本恢復獨立的日子」（藤村道生，《日本現代史》<sup>2</sup>）。這位作者接著描述：

但由於和中共、蘇俄保持敵對狀態，所以和談僅是半和談，獨立也只是半獨立。與獨立同時生效的《安保條約》（編按：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及《日美行政協定》，將占領軍改稱爲在日美軍，並且容許他們繼續駐留於分散在日本全國的各基地，所以對國民來說，占領結束的實際感受並不強烈。

這段記述裡強調所謂的和談只是半和談，獨立也不過是半獨立。但上述的《日本現代史》記述裡，並沒有提到沖繩。沖繩在那一天列

- 
- 1 新崎盛暉、仲地哲夫、村上有慶、目崎茂和、梅田正己，《沖繩修學旅行》（沖繩修学旅行，第2版，高文研，1999）。
  - 2 藤村道生，《日本現代史》，世界現代史叢書第1冊（山川出版社，1981）。

入美國的合法支配之下。在美國占領下的沖繩，依據同一天生效的《對日和平條約》第三條，「擁有行使行政、立法以及司法上全部或部分的權力」，而列入了美利堅合眾國的支配下。《沖繩修學旅行》記述著，「4月28日對日本而言是恢復獨立的日期，但對沖繩來說，是被他人踐踏自我意識，且從日本本土被割棄的日期」，所以也稱那一天為「屈辱之日」。

第三個事件是在1972年的5月15日發生。《沖繩修學旅行》裡寫著，那一天為「沖繩重歸日本領土的日子」。這個事件相當重要，前往畢業旅行的學生一定得知道這一天發生了什麼事。訪問沖繩的修學旅行學生必須透過此事件了解到，沖繩自1945年後長達四分之一世紀，都一直在美軍的統治下，而且並不屬於日本。在沖繩，美軍所指派的事務高級專員掌握了所有的權限，以「槍、劍與推土機」的方式來強迫徵收土地，不斷地擴大基地，美軍造成當地民眾困擾的事件也不斷重複發生。此外，從沖繩的美軍基地也有飛往北越的B52轟炸機，沖繩成為了美軍的「基地島」。即使到了今日沖繩仍然是「基地島」。

對日本本土而言，上述的三個事件，也只有將6月23日換成8月15日的時候，才在現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沖繩的6月23日與日本本土的8月15日，為何兩者的終戰日存在著時差而有所不同呢？我已經說過了，這是日本本土的人民必須要思考的問題。4月28日以及5月15日這兩個日子，因日本的主權性恢復所以可以稱為紀念日。但對沖繩而言，這兩個日子代表著什麼呢？4月28日對沖繩而言是被列入美軍統治下的「屈辱之日」。5月15日是占有在日美軍基地高達75%的沖繩回歸日本本土的日子。進行沖繩歸還交涉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說過，「只要沖繩沒有回歸祖國，對我國而言戰爭仍未結束」<sup>3</sup>。但是1972年5月15日回歸日本本土後，沖繩的戰爭就算結束了嗎？那只不過是「基地島」沖繩的新的開始罷了。沖繩的人們要怎麼稱呼這個日

---

3 這段話是在1965年8月19日，以日本首相的身分在戰後首度訪問沖繩的佐藤榮作，在那霸機場所發表的談話。

子呢？應當稱為「自我欺瞞的回歸紀念日」吧。

## 二、戰爭的死者們

我感到必須深入了解沖繩，並不是件舊事，反倒是最近才發生的事。因此我感到羞愧，學生時代參與反戰活動的我，並非對沖繩的基地問題毫無關心。不僅如此，《姬百合之塔》<sup>4</sup>與《聽見海神之聲》<sup>5</sup>這兩本書是促成我投身反戰活動的契機。但我對於沖繩的了解也僅止於此。我並沒有深入地去了解，日本帝國的近現代史殘忍地在沖繩上刻畫了些什麼。身為帝國內部人民的視線，不論是在先天或後天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很難突破認知的界線。身處於界線內部的人們總會自我滿足。我並不是把這當作藉口，而是要拿來警戒自己。無法看到帝國的外部，是因為不承認自己是帝國的內部人民，也就是不承認自己是帝國內部的自閉者。在歷史上，日本人不承認朝鮮的存在。我也說過朝鮮是日本的死角，但現今的日本人只看得見帶來「哈韓風」的韓國。在歷史上，日本本土的日本人也不承認琉球的存在。日本政府透過「琉球處分」此種強制的手段，琉球才成爲了沖繩縣。那是1879年所發生的事。從歷史上而言，沖繩擁有6月23日這個不同於8月15日的終戰日，且依舊是「基地島」的理由，就如同上述我所說的。但日本本土的人民現今只把沖繩看作爲「藍島」。

5年前，我認爲自己必須以思想史家的身分，來抗議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具有挑釁意味的靖國參拜。副標題爲「國家神道的現在」的《國家與祭祀》<sup>6</sup>這本書，就是以上述的動機而撰寫的。《國家與祭祀》主要論述曾經支撐著日本帝國的兩個國家神道的祭祀，也就是論

---

4 沖繩戰時，沖繩的女學生被動員至陸軍醫院協助。戰爭的末期，因受到美軍的激烈攻擊，而使許多的年輕生命消逝。《姬百合之塔》（ひめゆりの塔）這本書記錄了上述的事件。

5 《聽見海神之聲》（きけわだつみの声）是一本戰死學生的手記。

6 子安宣邦，《國家與祭祀——國家神道的現在》（青土社，2004）。

述伊勢神宮以及靖國神社的祭祀。伊勢神宮（內宮）的主神為天皇的祖神——天照大神。天照大神是被稱為「皇祖」或「天祖」的神祇。因此伊勢神宮對於天皇制祭祀國家<sup>7</sup>的近代日本而言，是相當神聖的祭祀中心。相對於此，靖國神社的祭神為日本帝國在軍事方面的犧牲者，也就是被稱為「英靈」的犧牲者。靖國神社以「護國鬼神」之身來守護日本帝國永續的繁榮，祀奉明治以來軍事上的犧牲者，並稱之為「英靈」。主管戰前靖國神社的是帝國的陸、海軍部，因此靖國神社為軍事國家日本的祭祀中心。對大多數的日本人而言，我在這說明的事實已漸漸模糊不清。那些事實被扭曲或被隱藏，所以在離戰後已超過60年的現在，伊勢神宮或靖國神社依然存在著。對於現在要思考沖繩的我們而言，需要注意的是靖國神社與其所祀奉被稱為「英靈」的死者們。

作為軍事國家日本的祭祀中心，靖國神社邀請擁有非戰憲法的戰後日本首相來官方參拜，但為何首相竟也答應了其邀請？小泉參拜靖國是為了追悼成為戰後日本基礎的戰爭犧牲者，並且祈求和平。小泉表示身為主權國家日本的首相，那是理所當然的事。但他參拜的是何人呢？他參拜的不就是被稱為「英靈」的戰爭犧牲者嗎？那不也代表所謂的「英靈」是經過篩選過的戰死者嗎？與日本帝國有關的戰爭現代史裡，還有無數未被稱為「英靈」的戰爭犧牲者。這樣一來小泉的靖國參拜，就成了篩選戰爭犧牲者的行為。小泉祭祀被賜予日本國旗的戰死者，並且祈求日本的和平與繁榮。所謂的國族主義是具有排他性，且篩選自我的意識形態。事實上的確如此，靖國參拜是主權國家日本的首相，理所當然地篩選死者的行為。

國家所挑選出的戰死者，被當作「英靈」來祀奉。無視沒被挑選到的戰爭犧牲者以及無數被殺害的民眾的存在。發覺到這件事情的我將視線朝向沖繩，沒接觸到沖繩問題則無法完成我的著作《國家與祭祀》。

---

7 天皇為最高的祭祀者（祭祀大權的所有者），同時也是最高的統治者（統治大權的所有者），我將近代日本的此種現象稱為「天皇制祭祀國家」。

### 三、沖繩與未被祀奉的死者

我在《國家與祭祀》的最終章裡這樣寫著。我想在此直接引用那段文章。因為我相信此文裡有著人們必須了解的事情：

我認為如果沒去沖繩修學旅行，我的戰後過程就不算終結。但那仍未實現，而彌補我未實現沖繩旅行的缺憾的，是《沖繩修學旅行》這本導覽書。這本書是為前往沖繩修學旅行的高中生所編寫，主要描述沖繩戰時、戰後史的沖繩導覽記事。對讀者而言，在讀著慘烈的沖繩戰記述時，我不禁這樣想著，都已作了如此覺悟，為何終究還是避開了本土決戰呢？當時才小學高年級生的我，邊懷抱著對死亡的恐懼邊預測本土決戰是不可避免的。但為何本土決戰迴避掉了呢？那是因為沖繩以更慘烈的方式代替了本土決戰。「日本軍的組織雖已結束，但司令官卻自殺，而且還留下了生還者必須終戰到生命結束時的最後一刻的命令，因此沖繩戰成了沒有終點的戰鬥。事實上，沖繩的日軍在嘉手納機場（編按：指嘉手納空軍基地〔Kadena Air Base〕）正式簽訂投降條約是在距8月15日日本投降後，又過了23天的9月7日」（編按：引自《沖繩修學旅行》）。但是比起不得不打這場沒有終點戰爭的日軍，沖繩居民們的命運更加地悲慘及殘酷。

在攻擊沖繩本島之前，美軍先攻擊慶良間諸島。在此發生了在沖繩戰中可稱為「悲劇之最」的事件，那就是導致親人互相殘殺，島上居民的「集團自殺」事件。據說犧牲者高達700人。防衛署所編輯的戰史《沖繩方面陸軍作戰》（沖繩方面陸軍作戰）（朝雲新聞社，1968）裡寫著，「連小學生、婦女都協助戰鬥，與軍隊合而為一共同守護祖先留下的家園，……為了免除戰鬥員的麻煩，也出現了以崇高的犧牲精神為由而斷絕自己生命的人」。父親持木棒毆打老婆及孩子並致死的悲劇，並不能用「崇高的犧牲精神」這句話來稱頌。諷刺著上述虛偽讚美且沾滿泥巴與鮮血的死亡，在沖繩比比皆是。沖繩縣民四個人中有一個人死於沖繩戰，而且是不被國家所祀奉的死亡。因國家而致死的死者，且是國家絕不會祀奉的死者，都說明了圍繞著靖國神社的美麗言詞一切都是虛偽的。引發戰爭的國家在祀奉英靈同時，也在國內外帶來了大量未被祀奉的死者。

在沖繩戰中戰死的日軍戰鬥員有94,136人，而因這場戰爭死亡的沖繩一般居民幾乎和上述數量一樣，有94,000人。美軍在沖繩戰的戰死者有12,520人（依據「沖繩縣援護課資料」〔1976〕）。另外在靖國神社裡被視為「英靈」祀奉的太平洋戰爭戰死者為2,133,823人。在

戰爭中因戰爭災難而死亡的日本內地一般居民有50萬人。在外地死亡的日本民眾有30萬人。亞洲還有更多無數的戰爭犧牲者，在中國大陸，或在太平洋的島嶼上死去。

在此有被用一串數字計算的死者以及未被計算的死者。所謂被計算的死者指的是在靖國被祀奉的死者，未被計算的死者則是未被祀奉的死者。死者並非自己前往靖國神社的，篩選、計算且祀奉死者的是國家。至1945年為止負責篩選死者的是帝國的陸、海軍部，在那之後由厚生省<sup>8</sup>來接手其業務。戰犯中的死刑犯與病死者，都被算進靖國神社的祭神名單之中。篩選死者的是生者，國家祀奉經篩選過的死者。持續存在的國家篩選死者，一方面也捨棄死者。如果我們要改變這個篩選死者的國家，就必須站在被捨棄的死者那方。

#### 四、人民的分裂

我在撰寫這篇文章時，又將已讀過多遍依舊難以理解的加藤典洋所寫的「歪曲」論<sup>9</sup>看了一次。他代表性地將國民接受《和平憲法》的方式，視為戰後日本的歪曲現象。麥克阿瑟給予敗戰國日本的國民，包含戰爭放棄條款（第9條）的《和平憲法》。因這個憲法，日本人確立了戰後日本稱為和平立國的國是。加藤將此稱為敗戰後日本的歪曲。但為何是歪曲呢？因為我自己也不太懂，所以就算我代為說明也是令人難以理解的。就在此引用一段加藤所寫的文章吧：

重點在於，不持有任何戰力，不承認任何以「武力威嚇或武力行使」來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此條款是由當時最大的「武力威嚇」，也就是持有原子炸彈的美國，強迫日本簽訂且在無抵抗的情況下被迫接受。

我認為在成為戰後原點的歪曲之中，其中之一就是此憲法成立的方式，以及其內容裡的自我矛盾。

---

8 譯註：相當於台灣的衛生署。

9 加藤典洋，《敗戰後論》（敗戰後論，講談社，1997）。



但不僅如此，那種矛盾是無法指出的。應該說那種矛盾，「歪曲」裡的某種髒污讓我們無法直視，我們被壓抑著。……但我感覺到我們是「被迫接受」，在那之後也無法否定那種價值觀。我們是被說服了。但我們不僅被說服，換句話說甚至連被說服的人本身都有所改變。

上面引用了一長串加藤所寫的文章，但引用那些文章卻可以得到鑰匙來解開他難以理解的歪曲。他所謂的歪曲是指，《和平憲法》是在被迫的情況下簽訂。最先使用核子武器的美國，背負著人類原罪的骯髒戰勝國美國，將非武裝和平主義的日本國憲法強壓在敗戰國日本身上，加藤指出這就是造成戰後日本歪曲的主因。「被迫接受的憲法」本身所帶有的歪曲，強壓在敗戰國上的非武裝和平主義，在不知不覺間如同自己身上的東西似地，內化且造成日本國民意識的歪曲。加藤重視的是後者的歪曲，也就是戰後日本人的意識與心理上的歪曲。

加藤寫著戰後日本人意識的歪曲造成人民如同雙重人格般分裂。一邊是以戰後憲法的和平主義為理念，要讓其深植於日本的護憲派人民；另一邊是重視憲法是被迫簽訂的事實，主張應當制訂屬於自己的憲法的改憲派人民：

簡單地說，在日本社會之所以會有改憲派與護憲派、保守與革新此種對立，是因為與小說《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sup>10</sup>裡所寫的一樣，由各自不同的分裂人格所導致的。

加藤指出，戰後日本是由分裂的人民所組成的，那也代表著追悼戰爭死者此種行為所產生的歪曲或分裂。護憲派的和平主義者主張日本應該先向亞洲二千萬的死者謝罪。相對於此，自主改憲派或靖國派主張，必須向三百萬國內的死者，尤其是以兵士的身分死去的死者，表達本國人民的哀悼。當然我在此記述的人民分裂，是經過加藤簡化

---

10 譯註：《化身博士》描寫善良的傑柯博士(Dr. Jekyll)企圖以藥品區分出一個人內在隱藏的善與惡雙重性格，並以自己作實驗，結果卻誕生了邪惡的海德先生(Mr. Hyde)。變身為海德體的傑柯博士到處犯下各種惡行，且惡性漸漸勝過善性，永遠無法再恢復原來的模樣，傑柯博士最終在恐懼與悔恨中自殺而亡。

過的對立圖式。下面再引用一段加藤所寫的文章：

日本的護憲派、和平主義者在弔唁戰爭死者的時候，先站在戰爭中死去的「無辜死者」的那方。在那之中包含親人，以及在原爆等戰爭災難中死去的死者，但在二千萬的亞洲死者裡，被視為骯髒侵略者的死者卻沒有他們的容身之處。在此三百萬的本國死者卻被置於見不得天日的地方。因此靖國問題是為了將此件事的陰影與「空白」填滿，而把三百萬本國的死者視為「清高」的存在（英靈）並弔唁他們，這是封閉的自我——海德先生的企圖。

我剛提到有「被祀奉的死者（被計算的死者）以及未被祀奉的死者（未被計算的死者）」。但戰爭中的犧牲者身上不可能有這樣的名牌。篩選死者的始終是生者。篩選出要祀奉的死者，並計算數量的是國家。那絕非是人民所作的。對應「被祀奉的死者」與「未被祀奉的死者」這兩種死者的分裂，並不在我們人民之間。如果真有分裂的話，那就存在於篩選死者的國家與拒絕其篩選的人民之間。加藤的「歪曲」論讓人難以理解的是歪曲及分裂都來自人民身上。將歪曲及分裂視為人民所有的加藤，他所指的人民是與國家一體化的「我國國民」。加藤的「歪曲」論正是國族主義者的主張，因此加藤追求的是將此歪曲導正，以透過國族主義的方式，也就是透過我們的國家日本來實行：

我認為如果不透過對三百萬本國死者的哀悼，來向二千萬的死者謝罪的話，除此之外我們並沒有從此「歪曲」中回復的方法。

要消除人民的歪曲，要以篩選國內外的死者為前提並透過國族主義的方式來實行。「二千萬」的亞洲死者，代表著無法計算、無數被捨棄的死者們。但加藤所指的「三百萬本國死者」為何呢？裡面包含了哪些死者呢？為何是「三百萬」呢？加藤在上述引文裡，寫著「把三百萬本國的死者視為『清高』的存在（英靈）並弔唁他們，這是封閉的自我」。而且他提到「三百萬本國的死者」與靖國問題的關連。「三百萬」的死者對加藤來說是「英靈」，但不能這麼輕鬆地含糊帶過。所謂的「英靈」是國家用一串數字所計算出的戰死者。那麼加藤所說的「三百萬」是指什麼呢？是用來對抗亞洲被捨棄的「二千萬」死者，而以「三百萬」這種曖昧且龐大的形容來稱呼被護憲派、反靖

國派捨棄的死者嗎？加藤將護憲派及和平主義者弔唁的死者稱為「無辜的死者」，並稱其為「親人，以及在原爆等戰爭災難中死去的死者」和「二千萬的亞洲死者」。加藤所批判的歪曲是指從護憲派弔唁的「清高」無辜的死者中，身為「骯髒」侵略者的本國戰死者被排除在外這件事。這樣說來，「三百萬」的死者裡，就不包含日本本土中被捨棄的無辜死者們了。而這「三百萬」裡當然也不包含被日本本土所捨棄的沖繩死者們。要消除人民的歪曲這件事，所謂透過國族主義的方式，指的就是透過篩選死者的國家來實行。加藤所說的「人民」是指與篩選死者的國家一體化的人民。而他所說的「人民」和國家一同篩選死者。

那麼站在未被國家計算的無數死者那方的人民，是怎麼樣的人民呢？我們再回到「5月15日」所發生的事件吧。

## 五、透過國家的方式

1972年5月15日，《沖繩歸還協定》生效，在美軍統治下度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沖繩回歸本土，成為了沖繩縣。沖繩歸還經日美雙方同意，以「去除核武並與本土相同」為目標的1972年歸還，是在1969年11月正式發表。所謂的「與本土相同」是指，在《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下，與在本土維持、運用的美軍基地相同。「與本土相同」意味著，「不持有」、「不製造」、「不攜入」的日本非核三原則也同樣適用於沖繩。這樣一來，為何用「與本土相同」就可以了結的事，還要特別加上「去除核武並與本土相同」來強調呢？那表示在此歸還交涉中，最大的難題在於「核武」問題。經過困難重重的交涉，但最終還是同意以「去除核武並與本土相同」來簽訂協定。但是此協定裡，美國有「緊急時再攜入核武」的權力。這秘密協定經過日美雙方首腦協商後首度成立。<sup>11</sup>在日美雙方的同意下，使沖繩歸還本土的《日美

---

11 在沖繩歸還交涉中，佐藤榮作和尼克森(Richard M. Nixon)之間秘密協商

安全保障條約》，是佐藤榮作的哥哥岸信介首相所推動的重新交涉政策下所誕生的新條約。1960年，民眾及學生們發動了戰後日本規模最大的安保鬥爭。喊著反安保的人們填滿了國會四周。在反安保的呼聲中，新《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誕生了。岸首相表示日美已進入對等的新時代。從敗戰國的從屬關係脫離的日本，以對等的同盟國的身分，與美國締結相互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可是美國用核子武器來作為東亞地區安全的最終保證，像此種安全保障上的關係並不是對等的。就像時常提到的，那只不過是「日本自己進入了美國的核子傘下」。所謂的對等也只是強調相互地分擔防衛義務罷了。

1972年，美軍將東亞最大的「基地島」沖繩歸還日本。佐藤說此事件代表日本的戰後已經結束。沖繩這塊領土歸還日本，代表著日本恢復了真正的主權性，戰後日本終於脫離了對美國的從屬性。在哥哥之後就任的佐藤達成了日本自立的悲願。美軍在東亞最大的「基地島」沖繩，依據檯面上的說詞是「去除核武」，但實際上卻允許「緊急時再攜入核武」的密約，才得以回復到日本的領土。這是日本真正的自立，戰後日本從屬關係的終結。但是美軍的「基地島」沖繩依然是「基地島」沖繩。究竟什麼結束，什麼開始了呢？

納格利(Antonio Negri)和哈德(Michael Hardt)指出，「防衛」意指針對外面來的威脅所設的防壁，相對於此「安全保障」(security)有「將國內外進行常態性戰爭活動正當化」<sup>12</sup>的意思。的確日本美軍基地在經過韓戰後被強化，經過越戰後更加强了美軍軍事戰略據點的地位。因為在越戰陷入泥沼時，沖繩的嘉手納基地成了B52出動、補給的一大據點。美軍基地是為美國的戰爭所設的軍事據點。《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意味著，日本有對等的義務來維持上述的美軍軍事據

---

「核武再攜入」。公開這個事實的是在那場交涉中擔任佐藤密使的若泉敬（前京都產業大學教授）。包含這個事情，有關沖繩歸還日美雙方交涉的詳細事項請參考共同通信社憲法取材班編，《「改憲」的經過——第九條與日美同盟的現場》（「改憲」の系譜—9条と日米同盟の現場，新潮社，2007）。

12 Negri and Hardt著，幾島幸子譯，《マルチチュード》(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HKbooks, 2005)。

點。日本在條約裡保證有義務來維持美國的戰爭狀態。那就是沖繩歸還的意義。從9/11之後，反恐戰爭成為世界的常態。日本作為對等的條約國為此戰爭提供後勤支援。日本的陸上自衛隊甚至出動到伊拉克，海上自衛隊到印度洋幫美軍艦隊做燃料補給。這意味著日本進入全球化「帝國」時代下《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新從屬關係。透過主權國家日本的方式指的就是上述的關係。小泉以主權國家日本的首相之身，持續地參拜靖國神社，讓日美的關係更為緊密。日本也因支援美國戰爭得到了名譽。此外與美國對等的同盟國日本裡的和平年輕人們，在曾舉辦過G8高峰會的觀光地沖繩，正享受著沖繩的「藍海」。

我在2004年11月帶著《沖繩修學旅行》拜訪沖繩。我在《國家與祭祀》的最終章裡寫到沖繩死者們，所以覺得必須要去沖繩的摩文仁之丘去參拜。我站在成為沖繩戰最終戰場的南部海岸及洞窟前，對著摩文仁之丘的和平礎石膜拜。和平礎石是刻有在沖繩戰裡戰死者姓名的紀念石碑群，在那上面刻的是在沖繩戰裡喪失生命的所有人的姓名，跨越國籍、敵人與友軍、軍人與居民、加害者與被害者的界線而刻上姓名。總數239,092人裡，包含了美國14,008人，韓國341人，英國82人，台灣28人（2004年6月23日的資料）。靖國的祭神2,466,427人（2002年10月17日的資料），是被日本帝國篩選出來，單方面被國家囚禁的戰死者。國家篩選出死者，將其視為「英靈」而關進自我裡。在那之中台灣出身的戰死者，以及朝鮮出身的戰死者都單方面地以日本「英靈」的身分被囚禁。那就是透過日本這個國家所實行的事。但站在被捨棄的死者那方的沖繩人們，卻不作區別、超越國界地將死者的名字刻在和平礎石上。與戰爭的死者們有真正連帶關係的居民並不分國界。透過國家來篩選死者，並透過主權國家日本來將沖繩併入作為「帝國」常態戰爭戰略地點的日美「安全保障」體制之中。能改變此種現象的，就只能靠超越國界，並與戰爭的死者們有真正連帶關係的民眾之力了。